

7
J227.6
Q43

3

駢志卷之四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乙部下

始皇歎不得與此人同時
孝武歎不得與此人同時

論衡韓非之書傳於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
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歎思
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
矣

史記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
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

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請爲天子游
獵賦賦成奏之復奏大人頌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
氣似游天地之間意 又論衡漢武善子虛之賦徵司
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揚子雲出入游獵子雲
乘從故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
之書富於積荷頓之財

鼂錯號智囊

桓範號智囊

漢書鼂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

智囊

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
是智策若囊橐之盛也

干寶晉書桓範出赴曹爽司馬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

矣濟曰範則智矣駕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

大才當晚成

大才須大用

後漢書馬援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授齊詩意不能守
章句乃辭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
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

舊唐書韋安石應明經舉累授乾祐尉蘇良嗣甚禮之
永昌元年三遷雍州司兵良嗣時爲文昌左相謂安石
曰大才須大用何爲徒勞於州縣也

陳蕃謂文武兼姿臣不如李膺

王珪謂才兼文武臣不如李靖

後漢書陳蕃代楊秉爲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尉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臣不如弛刑李膺

舊唐書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與王珪同知國政後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劇理繁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爲盡已所懷謂之

確論

徐庶以孔明爲臥龍

苻堅以景略爲臥龍

蜀志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晉書苻堅謂王猛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世之際顛覆厥德朕奇卿于暫見擬卿爲卧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傳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

按景畧與孔明同謚武侯

評曰王之未理者稱璞鼠之未腊者亦稱朴物固有

似之而非者孔明忠於漢室景略忠於僞朝何異白璧與鼠朴哉臥龍之擬武侯之謚胡爲乎相肖也亦可醜

矣

孔明臥龍士元鳳雛

士載伏鸞士龍隱鵠

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皆龐德公語也

世說世目鄧士載爲伏鸞陸士龍爲隱鵠

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

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

晉書殷浩字深源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上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旣反相謂曰深源不起將如蒼生何

又謝安石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

非此母不生此子

非此父不生此子

史記張湯死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 又列女傳孝廉范滂宿於陶侃家時大雪侃母湛氏撤所臥薦自剉飼其馬達聞之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北史達奚武子震少驍勇走及奔馬周文嘗於渭北校

獵時有兔過周文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兔顧馬纔起遂回身騰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乃賜震雜綵一百段後除華州刺史震雖出自膏腴少習武藝然頗有政術谷子雲之筆樓君卿之舌

潘安仁之筆樂彥輔之旨

漢書樓護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永筆札樓君卿護唇舌言其見信用也

晉書樂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濟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曰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膽定

膽幹

膽決

膽守

膽烈

吳志朱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

又虎威將軍呂蒙病篤孫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

晉陽秋稱虞譚清貞有檢操外如退弱內堅正有膽幹

會稽典錄曰賀景輕財貴義膽烈過人

吳志孫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

梁高祖稱羊侃勇者有仁

齊朋僚歎楊愔仁者必勇

梁書高祖謂羊侃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

北史韓陵之戰楊愔每陣先登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

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

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

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

魏志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

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 按先賢

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

南史孔珪父靈產頗解星文齊高帝以簾盛靈產上

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有古人之風

故贈君古人之服當世榮之

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

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南史昭明太子有瓠食器因以賜劉沓焉曰卿有古人

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

又傳昭器服率陋嘗插燭板牀齊明帝聞之賜漆合燭

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卿真宰相

此真諫官

舊唐書則天嘗以季秋內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卽爲災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慮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爲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真宰相也

又李景伯爲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爲迴波辭衆皆爲諂佞之辭及自要榮位次至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旣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上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曰此真諫官也

一臺二妙

戶部二妙

一臺二絕

晉書衛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燉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

南史伏曼容嘗與袁粲寵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絕

唐書韋維少嘗業儒博涉文史舉進士自大理丞累至戶部郎中善于剖判時員外郎宋之問工於詩時人以爲戶部有二妙

此是君坐

卿必居此

世說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座呼何共坐曰
來來此是君坐

南史王儉爲丹陽尹于後堂引見袁昂指北堂謂曰卿
必居此 又舊唐書李靖初仕隋爲長安縣功曹楊素
嘗拊其牀謂靖曰卿終當坐此

楊賜不欲先陳寔登大位
陳蕃不欲先黃憲佩印綬

後漢書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賜等
常嘆陳寔大位未登媿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
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
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
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

又陳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黃憲若在吾不敢先佩印
綬矣

被容接者名登龍門
入其門者號登龍門

後漢書李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
名爲登龍門

南史袁昂雅有人鑒游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登龍門
南州高士

南州冠冕

後漢徐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

負糧徒走到江夏赴之設鷄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于塗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一束于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人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往弔常于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鷄徑到所赴塚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鷄置前醺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

志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于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子國有顏子
當今之顏子

後漢書黃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于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閔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邪

晉書刺史周浚召陸雲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

顏子也 又謝尚八歲神悟夙成祖鯤常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

叔度如千頃陂

王郎如萬頃陂

後漢書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南史謝靈運辯博辭義鋒起王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

陂焉

鄙吝心復萌

名利心都盡

後漢書黃叔度同郡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

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郭泰別傳曰時林宗過薛恭祖恭祖問曰聞足

下見袁奉高車不停軌鑒不輟輒從叔度乃彌信宿也

唐書房瑄每見元德秀嘆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元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

漢五馬一白眉

齊三馬俱白眉

蜀志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北齊馬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兗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休之總爲一篇酬答卽詩云三馬俱白眉者也

如鶴在鷄羣

如鵲在鵲羣

晉書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

北史高思孝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鵲入鵲羣宜思好事故改名思好

慧曉如明鏡

思遠如懷水

南史何點嘗稱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懷水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錄

儉稷寒續

豐玉荒穀

南史劉孝標稱劉訐劉敞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纖續也

世說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王穉恭爲荒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稱公爲荒年穀庾長仁爲豐年王

桂馨一山

桂林一枝

翰林雜事漢武帝謂東方朔曰孔子顏淵之道德何勝朔曰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晉書郤詵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

王弘以爲三絕

文帝稱爲二寶

南史謝瞻與從叔琨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琨詠之王弘以爲三絕

又謝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

二寶

書籍盡當與之

書籍尋以相付

魏志王粲徙長安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南史孔奐好學善屬文沛國劉憲以博學稱每深相歎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

折角巾

穿角履

後漢書郭林宗常周游郡國于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
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 北史獨孤信在
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
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

北史王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常著穿角履好事者
多毀新履以學之 又南史王儉作解散幘斜插簪朝
野慕之

蒲葵扇五萬

庫中練數千

晉書謝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

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
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又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
不給王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
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
所慕如此

涼州三明

中興三明

後漢段熲字紀明與皇甫規威明張奐然明並知名顯
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儷蹤戎
驂糾結塵斥河潼規奐審策亟遏囂凶文會志比更相

爲容段追兩狄束馬縣鋒紛紜騰突谷靜山空

晉書瑯琊諸葛恢字道明與潁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南北二玄

會稽三康

晉書吳興太守晉康侯張玄之以才學顯自吏部與謝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于玄時人稱爲南北二玄論者美之

又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

二陸

三陸

晉書陸雲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

南史陸慧曉三子僚任倅並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初授慧曉兗州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讓表辭並雅麗時人歎服

荀氏八龍

王氏九龍

魏志荀彧祖父淑當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號曰八龍張璠漢紀淑八子儉琨靖肅詵爽肅專淑舊居西豪

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爲高陽里

北齊書王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並風流
蘊籍時號王氏九龍

卞氏六龍

張氏五龍

晉書卞壺父粹以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
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

南史張裕子演鏡永辯伋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鏡
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喧呼不絕而
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明木

坐聽辭意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
酣叫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及

二柳

三柳

南史陸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
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樹便是交讓

李錫集去思頌錫天寶中爲虞城令蠡丘館東有三柳
焉公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

竹林七賢

竹溪六逸

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

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國劉伶相與友善遊于竹林號七賢南部新書李白山東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沔裴政張叔明陶沔隱于徂徠山號竹溪六逸

謝家玉樹

王氏珠樹

晉書謝安常戒約子姪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庭階耳

舊唐書王勃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清英邁與兄面勵才

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此王氏三珠樹也

按地

云三珠樹在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

此吾家麒麟

是吾家龍文

晉書顧和總角時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

北齊書楊愔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與公言不如共考使語

晉書阮籍每適王渾俄頃輒去過視王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濟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北史房彥謙爲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因朝集時左僕射高頴深見嗟賞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頴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共秦州考使語

腰鼓兄弟

蜂腰兄弟

南史沈冲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又周弘正仲弟弘讓季弟弘直弘直方雅敦厚氣調高干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若蜂腰矣

皮裏春秋

皮裏晉書

晉書褚裒字季野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恒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南史劉孝綽子諒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

觀過知人

觀過知仁

齊志

卷四

七

後漢書齊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
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服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
首吳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
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
之

南史張岱爲司徒左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
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
可以知仁不須按也

公慙于卿卿慙于長

祖不及孫孫不及父

博物志云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羣羣子

泰四子于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減時人爲其

語曰公慙卿卿慙長

晉書王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及
父

張蒼梧以子戲父

許敬宗以子戲父

晉書張憑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
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

唐書許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
典冊悉彥伯爲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
不如昂父

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
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

世說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爲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爲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爲得然並爲後出之儔

顏氏家訓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輕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朋黨祖孝徵嘗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臣叔不癡

此兒不癡

晉書王濟才氣抗邁于湛畧無子姪之敬旣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

北史楊玄感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唯素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

鍾毓不知參佐善射

王濟不知叔父善騎

晉書魏舒爲鍾毓長史初不知其善射毓偶試之舒容
範閑雅發無不中莫有敵者

又王濟問湛曰叔頗好騎否湛曰亦好之因乘濟馬姿
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遇之

誦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器

痛飲酒熟讀騷便稱名士

北史盧元明風采閑潤善自標置性好玄理相州刺史

王熙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

自爲佳器

世說王恭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

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人所應有不必有所應無不必無

人所應有其盡有所應無其盡無

世說庾公亮爲護軍屬桓廷尉彞覓一佳吏乃經年桓

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于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

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

南史沈懷文與江智深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

有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

穰侯見事遲

先主得計晚

史記王稽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

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

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軍中
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
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
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
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于是睢下車
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已
山陽公載記曹公船艚爲劉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
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
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籍陷泥中死者甚衆軍旣得出
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
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

張茂先華而不實

張惠恕華而不實

晉書韋忠字子節裴頠爲僕射數言之於張華華辟之
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
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
大丈夫之所宜行耶裴嘗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
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窺沃焦哉 又左傳陽子華而
不實

會稽典錄虞俊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
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溫意未之
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

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裴松之以爲莊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張溫之廢豈其取名之多乎名之爲弊古賢旣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旣不能披褐緇衣實挫廉逃譽使才映一世聲益人上冲用之道庸可暫替溫則反之能無敗乎權旣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犖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燎之方盛又攜膏以熾之哉善於懷撫短於用兵

長於文計短於用兵
晉書劉琨善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

舊唐書王思禮長于支計短于用兵然立法嚴整士卒不敢犯時議稱之又崔彥曾爲徐州刺史長于撫養而短于軍政

劉孝標自比馮衍者三
劉子玄自比揚雄者四

梁書劉孝標嘗爲自序其畧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于身操井曰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輒軻此三同

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之迄長
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
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斂力方剛老而益壯
余有大馬之疾溘歿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
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
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
所以自力爲丘遺之好事云

唐書劉子玄嘗自比揚雄著四雄好雕蟲小技老而爲
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
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著書見尤于人作解
嘲吾亦作釋菜雄少爲范滂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爲
必覆轡齟齬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
槩如此

曹衮欲望遽伯玉墓

田豫欲葬西門豹邊

魏志中山恭王衮敕令官屬曰昔衛大夫遽瑗葬濮陽
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蔽髮齒營吾兆域
必往從之 按陳留風俗傳云長垣縣有遽伯鄉一名
新鄉有遽亭伯玉祠伯玉冢曹大家東征賦曰到長垣
之境界兮察農野之居民覩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
蓁蓁遽氏任城之東南兮民亦嚮其丘墳唯今德之不
朽兮身旣沒而名存

魏畧田豫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于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于其邊乎豫言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按豫清約儉素賞賜皆賜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

見狸逐鼠貪志發于瑟聲

見螳向蟬殺心形于琴聲

韓詩外傳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

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于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後漢書初蔡邕在陳留也其隣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客有彈琴于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鄉邦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弦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爲殺心而形于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

足以當之矣

識雀音

識燕語

論語疏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喑喑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牧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邢昺云舊說治長解禽語故係之縲紲

高僧傳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太子也漢桓帝時人聰敏博學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羣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

又白龜年見二雀飛鳴知其言城西民家有粟可共食

桂陽先賢傳成子柳中人能達鳥音爲郡士與衆俱

坐聞雀鳴曰東市輦覆粟雀相呼往食之衆遣視信然

詹何知黑牛裏角

麴紹知青牛先起

韓非子解老篇云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

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

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何之術嬰衆人

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

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

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

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北史滎陽麴紹善占侯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伏

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煙先起烟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紹言

翁仲知馬語

李南識馬語

論衡廣漢楊翁仲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往視之馬目竟眇

抱朴子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他人乘白馬者白馬先鳴而南赤馬鳴應之南謂從者曰彼馬言汝今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爲告使駛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所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之馬先鳴而盲馬應之問其主果向白馬子也

食鷄知半露栖

食鷄知黑白處

載記或人殺雞以食苻朗既進朗曰此鷄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鷄肉知黑白之處人_{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

牛鳴

駝語

左傳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

云問之而信

投轄錄有駝房使臣夜坐聞戶外偶語云舍人來日當有萬里之役然遂免此苦吾將奈何答云諫議願自寬會當免耳使臣竊窺之乃庭中二駝也次早有旨差一駝載軍衣入蜀遂死蜀中

未央鐘鳴

銅澡盤鳴

東方朔別傳漢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

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里

小說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叩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諧官中朝暮撞故聲應可鑪令輕則韻垂鳴自止也依言卽不復鳴

服匿

罇于

南齊書陸澄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古器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髣髴有字可識如澄所言

南史或自蜀得古禮器人莫能識斛斯徵曰此罇于也

遂依于寶周禮注爲筒將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

荀公曾道逢牛鐸

李嗣真路逢車鐸

晉書荀勗爲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諸者

公曾
勗字

世說太常缺黃鍾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真曰官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衆樂遂和南史張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鐘聲嘶孝武嘗以問永永答鐘有銅滓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陸鴻漸辨南濡水

李德裕識江表水

溫廷筠採茶錄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鴻漸抵揚子驛將食季曰陸君別茶聞揚子南濡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命軍士謹慎者深入南濡陸利器以俟俄而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濡似臨岸者使者曰某操舟深入見者累百敢有給乎陸不言旣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濡者矣使者蹶然馳白某自南濡賁至岸舟蕩覆過半懼其舛挹岸水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其敢隱焉中朝故事李德裕居廟廊有親知奉使于京口李曰還

日金山下揚子江中冷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之汎舟至石城下方憶及汲一瓶于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嘆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于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也

子彼味辨澁溜者不待擅其奇矣

評曰神鑒如二

齊君王后解環

兒說弟子解閉

國策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呂覽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于國有巧者皆來

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不能解其一旦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于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

陳遵憑几口占

王平口授作書

漢書陳遵字孟公性善書與人尺牘王皆藏去以爲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與遵有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

者繇是起爲河南太守旣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
十人于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口占付書吏且
省官事書數百封親踈各有意河南大驚
蜀志王平生長戎狄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
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
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

馬上作書

馬前令作

燭下作詔

典略太祖常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
從因于馬上具草

北史高恭之字道穆時孝莊夜到河內郡北命道穆燭
下作詔書布告遠近于是四方知乘輿所在

世說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
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
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皆得利

王子均口授作書

楊大眼口授露布

蜀志王平字子均

事見上

又南史昌義之不知書所識

不過十字性寬厚爲將能得人死力

魏書楊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
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

帳中作檄文

并志

卷四

三

馬志 卷四
檀下作軍書

北史神武西征命李義深等作檄文皆辭請以孫搴代
神武乃引搴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筆
立就其文甚美

又神武之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檀陳元康于檀
下作軍書颯颯運筆不及凍俄頃數紙

簡書如雨

紙落如雲

王傑集阮瑀誄云旣登宰輔充我秘府允司文章爰及
軍旅庶績惟殷簡書如雨強力敏成事至則舉

潘岳楊荊州誄云多才豐藝強記洽聞草隸兼善尺牘
必珍足不輒行手不釋文翰動若紛紙落如雲

鄭畋灑翰泉涌

陸扆灑翰如飛

舊唐書鄭畋爲中書舍人時王師討徐方禁庭書詔旁
午畋灑翰泉涌動無滯思言皆破的同僚閣筆推之

又陸扆爲中書舍人文思敏速初無思慮揮翰如飛文
理俱愜同舍服其能天子顧待特異嘗金鑾作賦命學
士和扆先成帝覽而嗟挹之曰朕聞貞元時陸贄吳通
玄兄弟能作內庭文書後來絕不相繼今我得卿斯文
不墜矣

告公緩之腕將脫矣

馬志 卷四
手拔刀左手把稍直斫直刺慎莫畏死

及時並了

應時並就

北史杜正玄舉秀才賜策高第楊素欲試退之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玄及時並了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又杜正藏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賈誼過秦論及尚書湯誓匠人箴連理樹賦凡賦弓銘應時並就又無點竄時射策甲第者合奏曹司難爲爲奏抑爲乙科正藏訴屈威怒改爲丙第

東阿王七步成章

彭城王十步成詩

世說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爲繡虎 文帝嘗令東阿王植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爲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按漫叟詩話曰曹子建七步詩世傳煮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一本云萁向釜下然豆在釜中泣其工拙淺深必有辨之者

魏書高帝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傍有大松樹十數根時高祖進繖遂行而賦詩令人示彭城王勰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

馬元 卷四
令就之也時勰去帝十餘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
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
高祖大笑曰汝此詩亦調責吾耳 北夢瑣言溫庭筠
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曰溫李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每入
試押官韻作賦凡八义手而入韻成

刻燭成韻

打鉢立韻

南史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人齊竟
陵王子良嘗夜集賦詩約四韻刻燭一寸文琰曰須燒
一寸燭爲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丘江等共打銅鉢
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

三刻成詩

二刻成詩

南史梁武帝宴華光殿命群臣賦詩獨詔到沆爲二百
字三刻便成沆于坐立奏其文甚美

又魏中山王元略還北梁武帝餞于武德殿賦詩三十
韻限三刻成謝微二刻便就文甚美

所寫既畢誦讀亦遍

所寫既畢諷誦亦通

吳志闕澤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
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

梁書王僧孺年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此書所載述曰論

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常願讀之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

不失一字

不誤一字

魏志王粲與人共行讀道傍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

北史邢邵嘗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爲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

千言三遍

千言一遍

後周柳慶因曝書父僧習取賦一篇試之賦千餘言三

遍卽誦

唐語林常敬忠一遍誦千言又北齊書邢邵字子才十歲能屬文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嘗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遍之後因飲譁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

楊德祖解碑

蕭穎士讀碑

世說魏武嘗過曹娥碑下見碑背上題黃絹幼婦外孫壺曰八字謂楊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修別記云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

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按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

讀碑文以為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傍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禍正平也衡即以此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此與世說差異

舊唐書蕭穎士嘗與李華陸據遊洛龍門共讀誦路傍

古碑穎士一閱即能誦華再閱據三方能記之議者以

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

蓋題合字

門作活字

世說人餉魏武一酪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

示眾眾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

復何疑

又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

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

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薛敬文釋吳蜀二字

諸葛恪釋吳蜀二字

吳志薛綜字敬文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于孫權前列

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

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苟身

裴松之曰既云橫目則宜

身

出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

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于是眾坐喜笑而

奉無以對

馬志 卷四
江表傳曰費禕聘于吳陞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禕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

解習字

辨貞字

洛陽伽藍記東魏孝文帝嘗宴羣臣酒酣歡極帝因舉卮酒屬群臣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辯之賜金鍾御史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坑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左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袖左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卽以金鍾賜彪人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

南史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劉顯曰貞文字爲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

覆基不悞一道

覆基不失一道

魏志王粲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基者不信以杷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因相比較不悞一道

北史齊河間康獻王孝瑜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基不失一道

穆之決斷如流

唐邕占對如響

并志

卷四

三

南史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
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
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

北史唐邕專掌兵機承受敏速自更以上勞效由緒
無不諳練占對如響帝嘗白太后云邕手作文書口且
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中六度賜物

劉炫左手畫方右手畫圓

五事同舉

元嘉左手畫圓右手畫方

六事齊舉

隋書劉炫少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
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

朝野僉載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
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絕六

事齊舉號神仙童子

評曰韓非稱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則不兩成信若二子奚啻僅

兩成哉殆必不然之說也彼僉載所云豈豔慕光伯而更甚之邪史家多溢說類如此

一見竝記名姓

一問便識姓名

南史劉覽爲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

竝記名姓

唐書張巡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

又魏書明帝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行名跡

所履及其父兄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

唱官名未嘗謬誤

馬志
陳簿令無有遺失

北史唐邕在御前簡閱多不執文簿唱官名未嘗

謬誤

又孝昭曾閱簿領試令馮子琮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

說饑民六百人

記送徒凡千人

謝承書吳郡陸續初任郡戶曹史歲饑荒太守使續于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人訊以名氏事畢守問所賦因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字無有誤謬

舊唐書顏真卿調犀浦主簿嘗送徒益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

所謂百不爲多

所謂一不爲少

梁書任昉字彥升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淵嘗謂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

又陸瓊字伯玉幼聰慧有思理六歲爲五言詩頗有詞彩梁大同末雲公受梁武詔校定碁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于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武帝有敕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爲少

楊子雲子稱童烏

王景文子稱童烏

法言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

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

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

九齡而與我玄文

顏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與楊子

玄論

南史王蘊父楷人才凡劣蘊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家貧爲廣德令明帝卽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女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誠之曰阿答汝滅我門戶蘊曰答貴賤異童烏景文子絢小字答蘊小字也

不取道側李樹實

不爭庭前柰樹實

晉書王戎嘗與群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傍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北史楊愔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群兒咸爭之愔頽然獨坐

以母命殺父侍人

以母語殺父寵妾

魏志劉曄父普母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諂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

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那可爾曄卽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

唐書嚴挺之子武幼豪爽母裴不爲挺之所容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也

稱象

頓象

江表傳孫權遣使詣關獻馴象二頭魏太祖欲知其斤重咸莫能出其理時鄧王冲尚幼乃曰置象大船刻其所至稱物以載之可知也太祖大悅卽施行焉

拾遺記魏文帝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任城王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

當成此宅相

當成吾宅相

晉書魏舒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

北史王褒七歲能屬文外祖梁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

馬志
卷四
曰此兒當成吾宅相

誦枯樹賦

誦鵬鳥賦

廣人物志蘇頌年五歲時裴談嘗過其父頌方誦庾信枯樹賦避談字諱曰易其諱曰昔年楊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歎異之知其他日必主文章也明皇雜錄蘇頌纔能言有京兆尹過瓌旣去瓌命頌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

顏真卿撰神道碑宋璟廣平人七歲能屬文一遍誦鵬鳥賦八九歲時嘗夢一大鳥銜書吐口中而吞咽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寤猶若下在霄之間自後而藻思日深靈襟益爽

因問讀書卽稱美句

因令誦詩卽頌周南

南史劉惔少子偃年十二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尚書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人衆咸異之

又西陽王大鈞年七歲武帝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諷誦卽誦周南音韻清雅因賜義之書一卷

布置皆有軍陣之勢

指麾便有軍陣之法

北史宇文深年數歲便累石爲營折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喜曰汝自然如此後必爲名將

又李遠幼有器局嘗與羣兒爲戰鬪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陣意氣雄壯殆甚于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帥非常人也

隱慢恒之神色恬然

踐裾試之曾不顧盼

世說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爲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真隱慢恒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此 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

北史梁西昌侯藻鎮雍州柳遐年十二以百姓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藻羨之試遣左右踐遐衣裾欲觀其舉措遐徐步稍前曾不顧盼

